續高僧傳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達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續高僧傳卷第十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明則
隋襄陽沙門釋智閏傳三
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陽聶山釋慧曠傳五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隋西京寶剎道場釋淨願傳七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靈覺道卓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揔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慧重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illegible]傳十二
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僧溫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任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
幹任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

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
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
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
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
融融无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
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
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
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二
僅將八万講席相峙二百有餘在衆
常聽出過一万故寓内英傑咸歸厥
邦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
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
徒五百負袠摩肩常講涅槃及地論
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
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舉
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
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
問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
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
雜兩宗諮諏幽奥纂習餘烈數百僧
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
上經五遍旁採婆沙迦延舍利弗等
妙通文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

師摸論道勢傾八位詞号四飛獨步
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請智光時傑

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
妙通文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

師摸論道勢傾八位詞号四飛獨步
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請智光時係
齊琅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
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
奉嵩為法主進勵學徒因尒導悟成
津弥隆涼燠傳芳接武嚮譽東河俄
偽周武屏除釋門離潰遂與同學法
貴靈侃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于
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
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
使駙馬蔡凝宣勑云至人為法以身
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乱歸寄有叙可
謂懐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
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
薦義學長者即弘象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卯小論神理疏暢贍
勇當時學侶相近數過五百晷漏分
業茂績 新奇有天竺三藏厥号親依
賫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
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
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
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
議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

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揔

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
議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

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揔
其經要剖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
軌大同開皇十年勑僚庶等有樂出
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
万爰初沐化末日知津嵩與靈侶等
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
餘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揔管乞
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地王
寺具狀聞奏有勑給額為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
河北相繼趍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
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韻
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
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
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
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
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開中義學
因從過于徐邦詣嵩法肆伏膺受業
由此門徒推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
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有勑徵召固辭乃止門人
問其故荅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
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

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

問其故答曰玉城有限動止嚴兢顯
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

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
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潔私
立道場日加礼誦修諸淨業講道相
續策衆六時精苦已来垂三十載然
其扣頭手膝投地之所悉成坼跡狀
若人摸其景行徵明為若此也自有
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
墜倫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他性
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
欽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摛
詩頌重復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
篆隸摸揩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
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
七十有八光禄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皐之
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
流塊之安放悲墳遂之荒侵為之行
狀廣於世矣

釋靖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
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
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
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流灌吐納陰沉
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誡超昇

本為浮詭乃捨其巾褐服此伽梨澄
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願登

黄巾身同觀宇呼吸流溢吐納陰沈
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誡超昇

本為浮詭乃捨其巾褐服此伽梨澄
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
法匠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
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隴西扇榮河洛
以秦涼荒要佛法澆侈將欲結其頽
綱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
皇蒙勑允述綸言奬拔登下河右頒
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
揖爰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
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咸
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揔萃觀
風德音通被縱達論體舒散疑蹤能
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祭法師居
坐謂曰自河涼義宿則道朗擅其名沿
歷至今介其接軫代奇削斯人在斯
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
遐贊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
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
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
言論慈悲為主每許遺骸弃之林野
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
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攝茲
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

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冀
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

所用薩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冀
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
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
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
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仁壽宮三善
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
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
則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其為
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閏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
悟自然猒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
鄴下感宗佛法十統欝興令嚮滂流
洋溢天壤閏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
始二十便趍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
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類參覆論河北
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湼槃咸增
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
小論具辯通塞時号博贍尠有加之
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
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
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
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涘善生
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士

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並瀆勅閏
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

屍山麓肌肉已盡便炬聚遺身攝茲
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

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湖善生
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士

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益瀆勅閩
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
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蘄州虎丘東山寺
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猒籠樊樂希
寂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
羽儀當世聚分陰无怠請益深旨有
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
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
儒墨通弘真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
其門纔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曠師
新實一家鷹揚万代遂伏膺諮質百
舍非遠悱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
弘正博通内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
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舛齊並降貴慕
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
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
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亹亹奇
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乖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
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

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
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
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

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
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
十一年爰降勑書殷勤勞問法師栖
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
教勤脩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
濟羣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
楚公素左僕射鄧國公巖並躬到道場
接足頂礼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三
年勑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
聚以雅道期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
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
高名常欽盛德及部臨鎮請為菩薩
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
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
亟改炎涼逖聽清規其来有日敬承
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
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
慧炬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
未獲稽疑下筵飡承高義抒軸之勞
載盈懷抱擾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鷺
之濤風烟相接心願振忍辱之衣赴
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
稽平臺深加敬礼頻遣使人請弘大

教聚惟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
惻國家棟梁返王宏以度外尋緣百心

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弘
藉平臺深加敬礼頻遣使人請弘大
教聚惟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
惻固求東返王弘以度外得遂宿心
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
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
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
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
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于山之南嶺
惟聚性託夷遠衿情閑澹等懷過
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遣方
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
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揔
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
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
儉不在飾玩衣盌已外隨用檀捨方
丈之内虛至蕭然几榻之間文蹤而
已故能道威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
文八盧舍那無量壽荆州瑞像於寺
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
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
上首業威傳燈敢樹高碑用旌景行
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

派今為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黄

梓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
派今為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黄
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閤將軍曠秀
氣摽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
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
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群輩
後辞朋帝渚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
彭城講玄開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
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
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皷光
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徙乃
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
化弥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
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
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
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遍
學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精義
門綜博道俗具瞻經維是寄統掌八
載攝是烏迴後又奉勑移居興國寺住攸
委絲綸冊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帝子
之尊建麾襄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
煬帝纂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
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辞疾不見蒙勑
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經痾用弭
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

延居輦轂道次江陵師疾不見蒙救
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既并經痾用弭
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
談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舍竟
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
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
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携子弟徙而憩
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賞高蹈之
域其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
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
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
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
沙門法宣為文

釋智琳姓閻丘氏高平防輿人也祖
儼閑居傲世考曇珎梁國常侍琳弱
齡淋問章于鄉黨處士卞詮擅名當
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礼易疚老悉
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
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
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禀息慈之戒
蔬食苦節蔦志熏脩法花維摩受持
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
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
正暅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
爰禀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卻

成誦屢以敦公告述戒品未圓乃高
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

正暅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
爰禀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
傳授贍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
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
深加礼異爰請敷説於是欝居宗匠
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十
一年下勑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勑
補徐州僧都稱首攸歸諒由德舉開
皇十六年閩州刺史李海游屈為斯
事經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
者梁故征西諮議郯僧紹捨宅所造
殿堂肇搆乱雜遍及琳乃嗣興梓匠
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
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
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
塼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
品法花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
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
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
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
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温嚴自持誨引
無倦財乱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
信為道門之儀矣以大業九年五月

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
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

無倦則習熟積陞行經濟廣容愿物
信為道門之係矣以大業九年五月

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
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
勤請講彌勒琳諭以無常初未之許
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誡諸
弟子尸陁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
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
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
金林多鷙獸始乎仲夏暨是抄秋膚
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
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
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地全身舍利即
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洒泣撫
心山盈嚮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
文江陽介生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
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
為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
部既越立年弥隆感業以旦達曙翹
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
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屬
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
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
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唯

攝論經細章句並通了談對課篤形
有鑽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

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唯

攝論經細章句並通了談對課蔫形有鑽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剎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詮其名采次當竪義意存五陰便登坐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竪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竪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雲首述曰計未勞止此且脩人事耳時以為矯異露禁也及難擊往還對荅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言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墉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雲文百重隱

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洽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

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
世罕加焉至如舍利眺曇文旨重隱
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洽
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
帝造塔勑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
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
有奇鳥數万為羣五色相翻飛浮水
上行次向船似相迎引及至舍利還
飛向前往還迎速衆莫不怪及登岸
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願以
瑞聞帝大唄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礼
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
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
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
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
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
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
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
令卓絶非造心者所覬故不為晚進
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
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
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賛令響
弥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
聞欽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禀舉經

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
之英拔也相乃一歲奄就無常春秋

弥遠四方因造日就義鏟皆聞所未
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經

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
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
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
有博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
七盛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
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絶通又可
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
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
衆經數十万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
故及進具後日聲情望羣宗遲指恐
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
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
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
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誦財訖第二勝
相顧諸徒曰攝論經旨都可見矣餘
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
曰後生摽領今並驅邪恨功未後通
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
列可知失在支詐故無所慮便拜首
別焉時以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
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
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衆常講衆

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興殿會名達之
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

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
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衆常講極

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興殿會名達之
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
於世利曾不顧盼所以學侶成德實
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
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傳
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
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襄
頻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
述但問云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
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
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絜
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無歇故
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
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乎不
執文隨時扣寐對至鍾鼓或一宿施
會資及百千或一時外食覯兼金帛
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
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
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
宗故岷洛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沼州早歲出家志
隆大法而聰明振嚮冠遠儕倫雖三

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
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釋皆是

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
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
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
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
高頴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
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
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
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此識者
弥愛而珎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
表被召入開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
法高栗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
識達者希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
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
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
年下勅以彥為大論衆主住真寂寺
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
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
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紙凡二外
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
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礼文帝比
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万許人並見
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遶
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
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
四方来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

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
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
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
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
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
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
感五色虵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
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
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
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
唐砥躬弗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
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
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
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
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
並得異砂炫燿相輝俱同金寶牛為
礼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
又感虵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飄玄素
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
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
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
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
音左僕射高頴奉以戒法合門取信
於今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
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撦姓叚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
涌理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

於今衣傾並產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
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撮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
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
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
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
寬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中年勅召
為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
數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勅送舍
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
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
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興
二字馳步往来都無所食及舍利所
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
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
撮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
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
北苑放之清池雖汎泳少時還出遶
池隨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
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
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
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
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
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
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
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乱而起動

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乱而起動眩人目從冥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尒夕陰雨佛堂鵄吻放於黄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盖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赤觜口銜片雲狀如華盖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万餘人一時同見及墳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采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揔躬臨此瑞喜發内心具圖上聞勑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别傳

釋僧曇姓張住洺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慈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勑召翻譯事如别傳住大興善後勑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日中朝西臨

可矣世稱彤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

詔訓開皇十年勑召翻譯事如別傳
住大興善後勑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
河涘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
治而栖巖佛殿内有鍾鼓之音響振
一寺迫而就撿一無所見靈輿至寺
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内
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
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
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
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光難准
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
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
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
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
壽末年又勑於殼州智度寺置塔初
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内
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文屋
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衆同覩又
見龍盤虵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
馬鳥狩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虵二枚
停住不去因即搆基入地四尺飛泉
上涌癘疾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
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
虵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

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
門住邵陵州人陳道少年宗學內人

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
䟽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

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
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内外
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
由開勑請造塔於秦州岱岳寺初停
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
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
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
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
来封閉舍利止至三度自開識者以
神来敬礼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
淳直寛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
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
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為遠公去
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勑補為
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
仁壽興塔降勑令送舍利于懷州之
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盭
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
近人馴擾似如聽受迴頭鼓儛欣躍
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采
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勑勘瑞畜云彩
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

羣迎鳴唳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

羽毛希世以州奏聞敕斯瑞畢六彩
鸞也瑑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

羣迎鳴唳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
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
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
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勑送於澤
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
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
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
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
及映闌闠數万道俗同時一見送至
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瓔珞大禪定如
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
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
穴頭陁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岳之
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
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无輟講待
移之誚興世瓚初聞之深自赧怍曰
問非切並不欲因人謂言彼解何言
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開謁尋閑
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
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勑延
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

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
日仁壽置塔勑令送舍利于齊州泰

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敕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

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勑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老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即為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象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号為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衆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雙鵠哀鳴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輿前立聽梵贊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沒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准道是務後至鄴下衣

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
抱遂終沒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徵言頗知經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討前英立破之間深鑒弥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勅令往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撲石雙斲為函石本麁惡磨飾將了乃變成馬碯細膩異倫復有綵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論綜綽尒舒閑故為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寀

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

嘉業堂藏定天中原安泰更觀化輦

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
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敏

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
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
掖叅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
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
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
如此仁壽年中勑遣送舍利于荆州
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
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
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
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勑乃營其住
寺彫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号
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
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
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
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
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
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
照有雲如盖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
濕餘處又感鳥鸛衆鳥塔上飛旋又
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
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
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
一條古塼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

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舍九采人

方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五重塔
一條古塼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

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采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勑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揔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尒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為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寂躬事頂礼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
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

相接歸學同市入閑住空觀寺復揚
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
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
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
掌荅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
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戮其高
行也仁壽置塔下勑令送舍利於番
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
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
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
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
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
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
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
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
處聞鍾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
後有梵僧求鄰跋摩來居此寺曰此
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
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
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
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
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

志存名實拘滯壘界局約文義初不
信大乘以言元宗當事同虛延也後

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

志存名實拘滯壘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无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号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湿脜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勑送舍利於辛州拒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勑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温公埠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温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供養一十二年後辞北還行住此埠創立寺宇因山為号而虎狼鳥狩遶寺鳴吼似若怖温温出户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既聞斯及於是鳥狩永絶此山而温身長七尺威儀怯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号而俗猶呼為温公埠焉暢安處事了還返

京寺宗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吊

怯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号而俗猶呼為温公埠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吊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